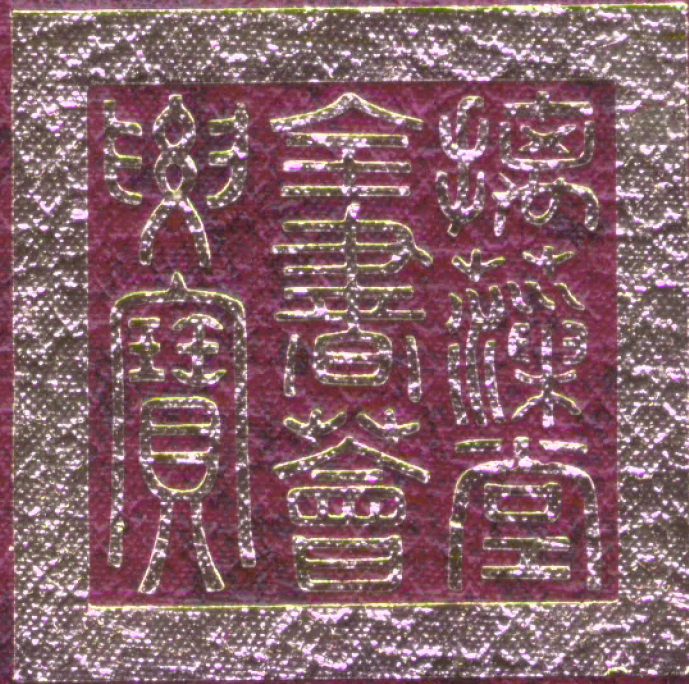


242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部
第一五六冊
目錄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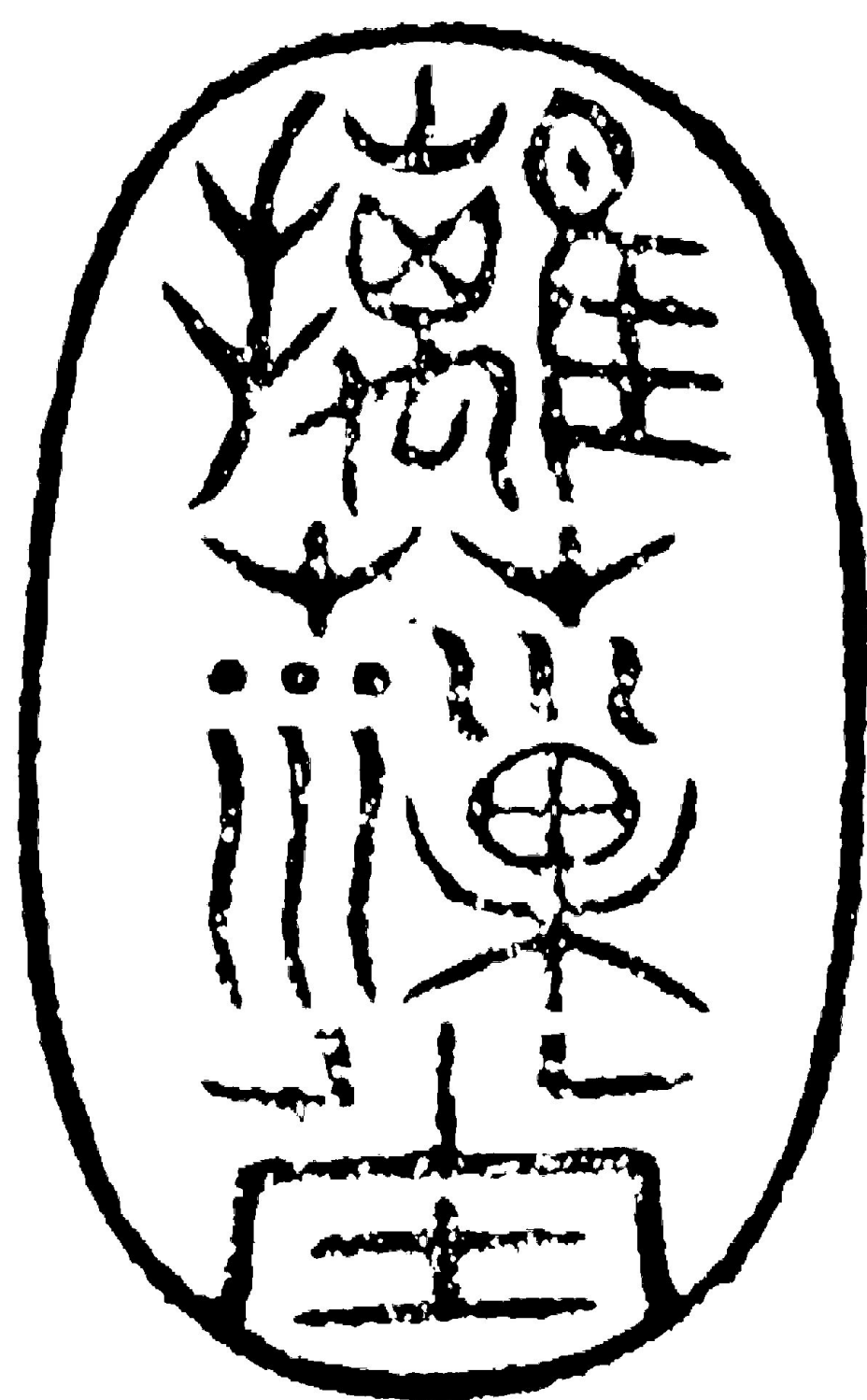
史部
第一五六冊
目錄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五六冊
目錄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經義考三百卷目錄一卷 清朱彝尊撰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 清乾隆四十年敕編	卷二百六十至卷三百 卷一至卷十	二四二— 二四二—五〇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
六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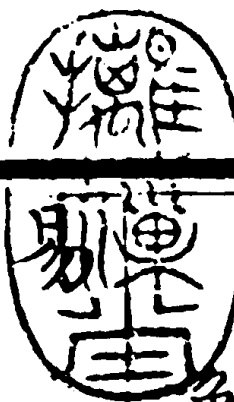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八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逸經上



遺句

賁易傳

故不利有攸往

下有

剛柔交錯

四字接

天文也

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節易傳

中正以通

下有

然後乃亨也

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不損而益之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

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
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出善道聖人得之

文在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下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小人處威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
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為天

至

為木果

下有

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八字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為衣在下為裳為言者震
聲兌口聲出于口也所以能言者出于乾陽也

項安世曰為龍震之健也為直巽之躁也為言兌之
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

為衣上服也坤為裳下服也

坤為地

至

為黑

下有

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

帛為漿

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為牝馬離變坤為牝牛陰陽之中復
有陰陽也為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為方者坤
靜而德方也為囊者坤虛有容也為裳為黃地之中
色為帛為漿不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繇辭乾為蠱蠱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為絲至坤而成

帛也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為漿

震為雷

至

為蕃鮮

下有

為王為鵠為鼓

六字

朱震曰為王當在乾為天以下錯文也

項安世曰為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為鵠為鼓
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為木

至

為躁卦

下有

為揚為鶴

四字

朱震曰為揚者巽為風輕揚震為鵠陽鳥也巽為鶴

陰鳥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即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為水

至

為堅多心

下有

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

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為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陷也隱

伏也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

能平準故為法棟字疑當為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四

焉大過肖坎故為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恐取於

大過也

離為火

至

為科上槁

下有

為牝牛

三字

朱震曰為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為山

至

為堅多節

下有

為鼻為虎為狐

六字

朱震曰為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為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

也故艮為狗虎之子亦為狗坎為狐取其心之險也

艮為狐取其喙之黔也

兌為澤

至

為羊

下有

為常為輔頰

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即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

象既有裳矣兌之為常意者其為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

下有

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五

故受之以遯

下有

遯者退也

四字

右易舉正

書

逸篇

汨作

九共

彙飫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

篇彙飫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𡵓與共相近

故誤傳以為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案小序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橐籥
然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
丘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
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為九篇篇言一州
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冀州類
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
自如舊也孔安國為隸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為共遂

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
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可
乎則此云九共當為九丘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
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
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
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
知為不知九共橐籥畧之可也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薛季宣曰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
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
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為之貢賦政教紀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
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畧耳舜典肇十有二
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為九州矣

帝告

史記
作倍

釐沃

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
告釐沃

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
徒以為商書兩義俱通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
即帝嚳

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

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

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

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見史記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

汝方

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

以桀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

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于亳則桀無悔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九

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

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之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
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為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
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
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故又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般史記作爰俘厥寶玉

誼史記作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

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般商師征三般

戰于邱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孔安國曰三般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穎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般取其寶玉取其
所棄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般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
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
不可常乎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馬融曰咎單為湯司空

薛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

君以戒也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咸父史記作父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十三

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關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不勝德也陳櫟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父以巫咸能父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父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蓋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于囂史記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十三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顥曰囂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

孔穎達曰孔傳以為圮于相乃遷都于耿據文圮于耿祖乙居耿為水所毀更遷他處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蹠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蹠相耿奄為五邦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十四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

有分也

薛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

胡仲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拒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拒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于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周有大賚分器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十五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顏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

李杞曰巢今無為軍巢縣即其地也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歸史記作歸禾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薛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可謂無睽閒之迹矣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偃金縢之啟也禾為之起及君臣之和同

也禾又為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為平淮徙奄之政令

薛季宣曰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

將蒲

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既踐

史記作殘

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十七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

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

奄民于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滌伯作賄肅慎

之命

肅馬融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
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
惜乎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
周公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十八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
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
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薛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于亳姑
而反葬于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
君子觀於二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二篇皆逸書也

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強通近王氏解經善
為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為鑿說以通之而於
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
可為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
封于少皞之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十九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命以唐
誥而封于夏虛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右春秋左氏傳

揜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誥之類

右伏勝尚書大傳

舜典之叙

趙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

右趙岐孟子注

月采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三

三日曰朏

班固曰古文月采篇

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朱子曰疑月令之誤

豐刑

維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

阮諶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嬰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漢書律歷志

總德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祿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三

天命焉祿

墨翟曰禹之總德有之

武觀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覓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

古
下有闕文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

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故尚書夏書

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也篇名不應止一古字當有關文

禽父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豎年

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

大明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三十二

命無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去發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云

云下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

去發以非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云云

而非命篇復引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

言然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

誓非之然則去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

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篇上篇乃夷居弗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

有命此大明之文也中篇謂已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

彼夏王下篇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二百六十

三十三

祝降時喪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遂

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

所述秦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

紊也

右墨子

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